



绿地文学丛书第二辑

盛世惊心

SHENG SHI JING XIN

关生义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绿地文学丛书第二辑

盛世惊心

SHENG SHI JING XIN

关生义 著



西北黄土高原的三月，到处是一片苍黄，没有一丝绿意。大山顶上的背阴处，依然残留着皑皑白雪，草原上朔风萧瑟，依旧寒气袭人。



黄河出版社
阳光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盛世惊心 / 关生义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4. 7
(绿地文学丛书. 第2辑)
ISBN 978-7-5525-1373-8

I. ①盛…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6502 号

绿地文学丛书 第二辑

盛世惊心

关生义 著

责任编辑 冯中鹏

封面设计 王 婧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5998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373-8/I · 449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高耀山

改革开放 30 多年，有关反贪腐题材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以贪腐案中人亲身经历为素材，“弄真成假”构架成长篇小说者，却寥若晨星。关生义的《盛世惊心》便是一例。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部著作的价值非同一般，值得一读。

作者是一位基层干部，一位文学爱好者，年轻时就有了作家梦。那时候就在《宁夏教育》举办的“全区散文大赛”中获二等奖。二十年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后来从政。凭着文笔和才干，勤奋努力，先后升任乡镇书记、镇长，县人事局书记、经贸局局长兼工业园区主任、广电局局长等职。

《盛世惊心》的创作是成功的。作者虽然是新手，却懂得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接地气的重要性。他没有被文坛这个风那个潮所忽悠，守着自己那片土地，取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素材做文章，并舍得下气力花时间，耐着性子修改打磨了整整三年。因而，这部小说颇有分量，与那些闭门造车搞出来的轻飘飘的作品拉开了距离。看来作者基本悟得了小说创作的“诀窍”：讲述长长短短的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打捞出生动感人的情节与细节，加上自己独立的思考，运用朴实通俗的语言娓娓道来。

反腐题材作品，要敢于干预现实生活、勇于揭示矛盾冲突，还要把握好“度”。这几点，《盛世惊心》都处理的比较好。小说以山原县长滩乡甘草村治沙绿化、李家沟煤矿并购重组、招商引资等事件为载体，把官场、商场、情场、城市、农村，以及广阔的社会生活纳入其中。直面现实，揭示矛盾，不掩饰，不回避，用纪实的风格将案件中的人和事作生动的演绎，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具有较强的阅读诱惑力，读的过程有跟着作者一起身历其境的感觉。小说把握住了“度”，虽然人数多势力大，却非“洪洞县没好人”，正能量无处不在，正义终究战胜邪恶。

以真实的环境和事件为基础，塑造了几个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这是《盛世惊心》的又一特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向玉春、白秋之、杨良、方志前、王二爷、王守财、王二杆子、钱秃子、钱韦成、林建华、石文科、薛依依、招弟……并将人物置于矛盾之中，让不同人物在矛盾交结中显现他们的作为和性格，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主人公向玉春正直清廉，工作认真负责，但作为单位领导，面对强权恶势缺少斗争锐气，左右为难，“前怕狼后怕虎”，显得软弱无奈，因此而犯了错误。这个人物真实可信，有一种相闻相识的感觉，我们为他而惋叹。王二杆子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并非一开始就贪腐，当初工作积极，也能吃苦，点子多，胆子大。随着职务的升迁，作风愈来愈浮，私欲愈来愈大，完全丧失了自我约束，最终成为一个欲壑难填的贪官。这个人物也很真实，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周围一些贪官的影子，除了痛恨，禁不住要问：他的每一次错误为什么没有及时纠正？为什么没有制度管束？小说中还有

几个人物也写得真实可信，倘若一部长篇小说能塑造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部小说就基本立住了。

《盛世惊心》还有一个特色，较好地引用穿插了当地群众耳熟能详的哲言、古训、诗词、顺口溜等文化碎片，使作品在环境描述、人物塑造、心理变化等方面受到了推波助澜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向玉春的父亲回忆山原县从前地瘠民贫的状况时，引用了清朝翰林院学士王培棻巡视三边写的《七笔勾》，极尽夸张地描述了这地方的愚昧和荒蛮。小说最后，主人公向玉春问题落实被解脱出来，一身轻松自由，决心放弃仕途官职，回家种地。他在回塬上村的路上，看到周围一派春色锦绣，人们过着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子，激情难奈，步前人之韵，急就一曲新《七笔勾》，吐露了宠辱不惊，积极向上的乐观心声。再如，王二杆子在案发前，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花重金请了一位老道掐算吉凶，老道给了一张黄表纸，上书《济公圣训》。王二杆子看后，心惊肉跳，像木头人一样呆呆地坐到天亮。折射出贪官心虚恐惧，六神无主的狼狈心态。

《盛世惊心》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粗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如向玉春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如作品从头到尾“说”的多了些，“写”的少了些，小说的功夫是少说多写。一位文学新手有这样的弱点很正常，相信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会逐步醒悟成熟的。

今年春节期间我曾读过第一稿，不足 10 万字，我建议他写成长篇，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还写了封读稿长信。作者一一采纳了，不到一年时间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令人惊喜。高兴之余，禁不住拉拉杂杂说了以上的话，权且为序。

(2013 年 10 月 10 日)

引 言

这明显是一个问题出在下级，但责任应该在上级的典型案件。犯罪官员的每一次错误都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使他完全丧失了自我约束，一系列的错误积成了今天的大恶！

——摘自中纪委专案组领导的讲话

一

西北黄土高原的三月，到处是一片苍黄，没有一丝绿意。大山顶上的背阴处，依然残留着皑皑白雪，草原上朔风萧瑟，依旧寒气袭人。

三月二十九日，这个如同美国“9·11”一样痛苦的日子，注定要成为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人们不堪回首的记忆。早晨太阳一出来就贼亮贼亮得令人目眩，天气很快变得闷热异常。临近中午，太阳更是热辣辣地晒，腐败的衰草味道随着温度的升高越来越浓，仿佛要把一个冬天积蓄的臭恶味道都要释放出来，令人感到胸闷气短。远处的沙漠边上的盐碱湖射出刺眼的白光，盐碱滩上一个冬天都潮湿的地表皮开裂，卷成一个个小卷，在西北风地吹拂下，满地乱滚。旷野里蜃气腾腾，几股小小的旋风，卷起细细的黄尘，袅袅婷婷地移动，在衰草的嘶鸣声中翩翩起舞。

到了中午，万里晴空一碧如洗，挂在天上的太阳似乎比



平日大了许多，人们看野外什么东西都白光光一片，强烈的光照刺的人眼睛直流泪。天上没一片云，地上无一丝风，空气此时此刻也仿佛凝固了，大地万物仿佛都要被烤热了。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刚刚经历了严冬苦寒，很难适应这种从没有遇到过的极端异常天气造成的剧烈的温度变化，感觉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娃娃们把棉衣棉裤都甩掉了。

草原上还没有剪毛的羊群也怕热，像漫天的星星，撒落在茫茫无际的草滩上。因为太热，羊儿觅食时相互之间撒得很开，有的燥热难耐，干脆卧在草地上喘着粗气。空旷的山野里，喷火的阳光将一条条山谷变成蒸笼，鸡不飞，狗不叫，除了乌鸦“嘎，嘎”晦气的叫声外，一切都死一般的沉寂，感觉不出一丝生机。真是应了这样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下午三时，天气变得更加闷热异常，人们喘气都有些困难，眼看着山顶上残留的白雪完全消失了。此时此刻，遥远的西北天边出现了一条窄窄的乌云带，一瞬间的工夫就变宽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们惊异地发现，这条乌云带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膨胀。当燥热之极的人们感到了一丝凉意时，西北天边出现的那条窄窄的乌云带已经像一排爆炸了的原子弹，以骇人的、不可思议的速度升腾翻滚，顷刻间冲向西斜的太阳，整个西北天空倒悬着一面扇形的、非常恐怖的、欲压碎世界万物的、无限巨大的黑墙……

最先发现这种诡异天象的甘草村老支书王二爷，已经好长时辰一动不动，像一尊泥神半跪在村头的土梁上，嘴里含的旱烟锅早就熄灭了，他还不停地“吧嗒、吧嗒”着，久久地凝视着越来越恐怖的大自然景象，嘴里开始不停的祷告：

“天大大呀，天大大！你可怜可怜我们吧，收收您老的威风，给娃娃们留一条生路吧！”

距甘草村三公里外的长滩乡中心小学，校长正紧急召集各班班主任，商议如何应对大沙暴，此时值班老师习惯性地摁响了下午放学的铃声。正在校园仰望着天空、叽叽喳喳乱嚷嚷、一个个惊慌失措的小学生像一群挨了一枪的小鸟，“轰”的一声冲出校门四散向家里跑去。

“哪个蠢货按的电铃？赶快把学生拦回来！”校长声嘶力竭地吼道。可是晚了，一部分学生早就跑远了。

危急的时刻即将来临，成群的飞鸟尖叫着向东南飞去，半尺长的黑老鼠结队钻出洞，在房屋里上蹿下跳“吱吱”乱叫；这年头十分少见的野獾、狐狸也似乎忘记了吓人，蹿入街道，甚至从人们的裆间钻过；鸡飞狗叫，牲口烦躁，好似大地震那样的巨大灾难来临前的恐怖征兆。

当人们感到彻骨的凉意时，乌云吞入了太阳，太阳变成一个血红的圆盘，圆盘的颜色逐渐变深、变暗、消失，光线就一下子暗了下来，天空变成暗红色，越来越浓的土腥味令人作呕。

人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黑云里，在剧烈翻滚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妖魔怪兽，也不知道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于是惊恐在四处弥漫，十里八乡呼儿喊女、哭爹叫妈的声音此起彼伏。

远处草原上的牧羊人，一边声嘶力竭地追赶叫声一片而四出逃散的羊群，一边绝望地仰视头顶上摇摇欲坠、欲压碎他的黑墙……

民国十七年非常恐怖的一幕就要重现了，王二爷一下瘫



坐在地上。一种势不可挡、闷雷一样的吼声从西北方向传来，伴随着电石火花，人们似乎感到了大地在发抖，紧接着朗朗乾坤突然一下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好像是世界的末日到了。娃娃们惊吓的哭声立刻淹没在巨大怪兽的嘶吼中，屋里的电灯变成了一个红星星，闪了几闪然后熄灭了。屋里屋外混混沌沌，整个世界吼声如雷。许多人感到呼吸困难，耳底生疼，呛人的沙尘令人窒息……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大沙暴肆虐地吼叫声才渐渐小了，黑暗中被吓坏了的人们仿佛熬煎了整整一个世纪。只见屋里屋外沙尘飞扬，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就像陕西出土的“兵马俑”，许多人剧烈地咳嗽呕吐，还有许多病弱的老人在这个恐怖的下午痛苦地离世了。傍晚时分，外面的天色随着风力的减小，逐渐由黑变成橘红、橘黄、灰白……

大风整整吼了一夜，第二天天亮风速才渐渐变小了，屋外纷纷扬扬的沙土依然弥漫了整个世界，屋里所有的物品都覆盖了厚厚一层细沙，天上掉下来的泥点砸的玻璃噼里啪啦作响。人们走出门外，立刻感到冰冷、冰冷的泥团像雨点一样砸在身上，仔细一瞧，竟然是一丝水分都没有的干土团。这些干土团由极其细小的黄土组成，粘在衣服上根本拍不掉。

后来人们从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得知，这些东西来自上千里外一个沙漠中大型水库的下游、胡杨林死绝后变成不毛之地、生态严重恶化了的地方。

如此恐怖的大沙暴，王二爷亲身经历过。山原县县志有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四月十七，沙暴蔽天，如墙如堵，如洪峰黑云，由西而来，瞬间昏昏如夜，室内漆

黑，人感呼吸困难，不能行路；大树连根拔起，土墙、闲房倒塌，野外寒气袭人，牲畜鸟雀被刮死冻死的不计其数；此后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而后瘟疫流行，冬日天气极寒，鼠灾肆虐，死人不少，逃亡更多；灾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竟出现刮尸食肉惨相。

至民国十九年，连续三年惨绝人寰的大旱，山原县及周边地区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间地狱，西北黄土高原上各省编纂的史书都对这次人类史上少有的天灾造成的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做了详尽地记载。

二

甘草村村长王二杆子，早晨和到甘草村检查北沙窝生态治理工程的长滩乡乡长李福在沙窝里转了一圈，看到大片的枯死林木中星星点点的绿色沙柳，李乡长怒气冲冲跳上吉普车，狠狠地轰了一脚油门向村部而去，将尴尬万分的王二杆子扔在沙滩上。

王二杆子一看事情不妙，不顾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头皮发疼，汗流浹背地跟着跑回村部，生拉硬扯将还在生闷气的李乡长留住。

中午王二杆子在村部设宴赔罪，李乡长喝啤酒，他用白酒应对。趁着酒劲请求乡长帮他掩盖在北沙窝的植树造假，厚着脸皮装孙子逗乡长开心，前前后后足足喝了一斤多蒙古烈酒。虽然还是因为北沙窝的事被李乡长臭骂了一顿，但关系明显地缓和下来，乡长如此这般地对他详细地交代应对检查验收的办法，王二杆子高兴地自罚满满一口杯白酒后便醉



得一塌糊涂。乡长什么时候走的他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今天的太阳真他娘的日怪，热得太没道理，简直赶上三伏天了。

王二杆子的酒劲一阵又一阵涌了上来，他一件又一件地把衣服甩掉，扔得满院子都是，只穿着秋衣秋裤在空无一人的村部大院里踉踉跄跄打转转，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去你妈的李乡长，我操你李福八辈祖宗！”

王二杆子无意中窥见村部小灶房里，刚刚给他们置办了酒席、村里平时雇来给蹲点的乡干部做饭的小媳妇也甩掉了棉衣，白白胖胖的、十分性感的小蛮腰让王二杆子心里乱七八糟，他窜进灶房，趁小媳妇不防备，一把将小媳妇按到案板上，三下五除二扒掉小媳妇的裤子。在小媳妇的哭叫声中，王二杆子像驴一样的嚎叫了一声……

小媳妇抄起切菜刀将王二杆子追到村长办公室，吓得他清醒了许多，将扔在地上的外套抓了起来，把兜里的钱包掏出来，扔到小媳妇怀里，急忙关上门，然后筋疲力尽地歪倒在门口睡着了。

傍晚沙尘把他呛了醒来，他听到狂风怒吼，看见外面漆黑一团，还以为是深更半夜。村部在村庄的最西头，距王二杆子的家最近。大风中，他顺着熟悉的回家小路，东倒西歪、迷迷糊糊向前走，感觉小路比往日高了许多，越走腿越软，越向前走越吃力，到后来简直就像在爬坡。

王二杆子正瞎寻思，“扑通”一声，重重地从高处掉在地上，右腿磕在砖铺的地上断成两截，王二杆子疼得像狼一样嚎叫了一声……

王二杆子的母亲注意到房顶上有动静，一眼看见王二杆子从天上掉下来，吓得大叫：“哎呀！不得了了，王中叫大

风吹到天上掉下来了!”

招弟赶紧跑出门外，只见王二杆子就躺在屋门前，痛得呲牙咧嘴直叫唤，酒也痛醒了。他对着招弟喊：“先不要管我，快看看咱家的院墙。老子咋能从天上掉下来，成神仙了？哎哟——”

招弟跑出院门外，吃惊地张大了嘴，只见自家老屋后的沙丘连绵起伏，一直和远处风沙弥漫、混混沌沌的北沙窝连在了一起，漠漠黄沙从后墙的沙地一直爬上了村北边几户人家的屋顶。王二杆子就是稀里糊涂顺着大沙暴堆起来的沙丘，爬上了自家的房顶。

三

滚滚黄沙吞噬了草原、良田，掩埋了牧场、村庄，沙漠以惊人的速度向人类的居住地扩充，一点点蚕食着宝贵的绿地。长期以来，山原县是“老、少、边、穷”占齐全的国家级贫困县，“三年两头旱，五月始知春”，自然条件差，风多沙大，气候干燥，平均年降水量三百毫米，且多集中在秋季，而蒸发量却高达两千毫米，一年中刮风扬沙的日子超过一百天。

多年的超载过牧，垦荒种地，使山原县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草原失去了植被保护，狂风就不断地把裸露地面的沙土卷起来向前移动，遇到风力减弱或者障碍，沙土便停下来，留下来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沙丘。甘草滩上，一个个新月形的大沙丘被大沙暴梳理成垄岗形状，平行排列，波浪起伏，极目远眺，渺渺茫茫，十分壮观。



长滩乡有七个行政村四十多个自然村，除了山上两个行政村损失较小，山下草原上的五个以畜牧业为主的行政村遭到重创。大沙暴过后的第二天，天气回归寒冬腊月，空气依旧十分呛人。野外黄沙漫漫，寒气袭人，一片死寂，仿佛登录到火星上。甘草村彻底成了沙漠的世界，星星点点的屋顶点缀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中。许多建在地势较高处的房屋屋顶被掀翻，将屋里的人砸伤。道路两旁生长了几十年的白杨树齐刷刷连腰折断，牛羊、鸡鸭及野外的飞禽走兽，被大风刮死、冻死和呛死的不计其数，草原上来不及赶回的羊群最远随风跑出二百里之外。最凄惨的是乡中心小学在大沙暴来袭的半个小时之前，学校老师没有拦住的三个在三公里外的甘草村走读的四年级小学生，被大风吹到北沙窝里，三天后，悲痛欲绝的家长们才在沙子里找到了三个紧紧搂在一起的孩子……

祸闯大了，懊悔的校长在严厉地惩处值班老师后，当着拥到学校的家长及亲戚朋友们的面，跪在地上不停地自扇耳光。可悲愤的家长还是不能原谅他，将他围在学校里痛打一通，然后群体跑到县政府上访讨说法。

王二杆子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腿上打的厚厚的石膏，悲喜交加。总而言之，王二杆子的喜还是远远大于悲。腿摔断了他感觉应当是报应他强行搞了人家的小媳妇，至今人家不告发他，说明平安无事了。唯一心疼的是扔给小媳妇的钱包里足足有五百块钱哪，够陪馋嘴猫李乡长大吃好几回，他十分后悔地瞎寻思：“喝醉酒干的这个丢人事，代价真他妈的有些大”。最大的喜莫过于做梦都会把他吓醒来的北沙窝生态治理工程，尤其是乡长李福最近和他一提到北沙

窝，就恨不得掐死他。李乡长可是亲口对他说好几次都梦见纪检委和检察院在提审他。

李乡长还心惊胆战地给王二杆子透露，《北方日报》的一位记者已经对北沙窝生态治理工程提出了质疑，如果他要到长滩乡实地进行调查采访，北沙窝生态治理工程的所有造假都会露馅，涉及好大的一笔款项哪，两个人肯定要吃不了兜着走。现在可好了，感谢老天爷！这么大的一场沙尘暴，北沙窝生态治理工程想讲多大损失就讲多大损失，反正一切都给吹得无踪无影，连三个娃娃都吹进去死了，还能有屁的把柄叫那个多事的记者去抓！

估计喜欢骂人的龟孙李乡长肯定能睡个安稳觉了，县上打点过主管的那些领导也用不着一惊一乍地担惊受怕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感的人自然没有来自道德的负担和顾忌。王二杆子幸灾乐祸，抬起大巴掌，兴奋得直想跳起来吼唱当工程兵时学唱的歌：“真是个乐死人呀真是个乐死人”。他躺在床上手舞足蹈，手不由自主地往伤腿上一拍，“嗷——”，疼的像狗一样低嚎了一声……

四

一顶黄军帽，里面垫一个纱巾团成的球，戴在头上高地顶个尖；一件小小瘦瘦、欲绷掉纽扣的仿制军上衣；将屁股和大腿绷得快要炸线、裤腿足有二尺宽的大喇叭裤，脚登一双撑裂了的大号女式半高跟尖头皮鞋；戴一副用胶布将破碎的镜片粘在一起、宽宽大大的蛤蟆墨镜，披肩长发蓄一小撮鬼子胡；偷偷用继父五只大羯羊换的一台怪声怪气吼唱的



录音机，形影不离地提在手上。娃娃们一听见录音机里扯着嗓子怪叫“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个个都吓得“哇哇”直哭，大人们一看见他的怪模样，一个个都忍俊不禁。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山原县长滩乡这个比较偏远的地区也诞生了一个新潮异类：王中。本来继父给他取名王忠，意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他嫌笔画多麻烦，自作主张去掉“心”字。

王中的父亲王满是个身强力壮的庄稼汉，为人忠厚老实，干活不惜力，赶在“低标准瓜菜代”的岁月，死在饥饿的一九六二年。那年冬天，王满在河湾水库工地拉土方，一胶轮车土石，三个小伙推都有点吃力，王满只要吃饱肚子一弯腰就能拉走，他常常一个人干两三个壮劳力才能干出的重活，同时吃两三个壮劳力的定量饭还感到饿。他每天出的是牛马力，吃的却是定量的稀汤寡水，所以从来没有吃饱过。一天晚上下了工，饿极了的他端起民工大灶刚刚出锅、滚烫黏稠、掺了榆树皮粉的稀粥，几大口吞下，然后就倒在地上打滚。等送到当地公社小医院，王满的肚皮和嘴脸都变成了黑的，他的胃生生给烫坏了，活活地疼死了。

王中来到世上就没有见过父亲。寡母为了生存，由老村支书王二爷做主，委屈改嫁给本家一个年龄大的光棍。老光棍除了忠厚老实一无所有，日子依然十分艰难，一家人主要靠吃山药蛋度日。打小母亲和继父就宠着王中，没有什么管束，更谈不上什么教养，养成信马由缰、大胆鲁莽、奸猾鬼诈的性格。甘草村的人至今记得他少年时的顽劣形象。

一次山上一个果贩用一头肥壮的骡子拉了一胶轮车又大又甜的红杏沿村庄叫卖，身无分文的王中和小伙伴们流着涎

水跟着车子走，他们试图希望小贩发个善心赏赐他们一个尝尝，更希望道路不平颠下个杏子来。可是跟了半天，小伙伴们涎水都流干了。抠门的小贩也走累了，在村庄中的大榆树下歇息。王中的鬼注意有了，他让伙伴们准备好装杏子的书包，然后找了一根柴棍，趁小贩不注意，突然将柴棍捅进骡子的屁眼里。骡子猛然一惊，挣断缰绳，连蹦带跳，拉着车子向村外狂奔，狂颠的车子将好多杏子撒落到地上。王中指挥小伙伴们一拥而上，还没等小贩抓回骡子，王中和小伙伴们每人都捡来半书包红杏，跑到村外慢慢享用。

由此，王中的顽劣名声在外。他在村庄里是娃娃王，上学也是娃娃王，几乎天天打架。老师气极了也揍他，而且是狠狠地揍，一般的孩子早都吓哭了，而王中挨揍时始终嬉皮笑脸，努力表现出一副很受用的样子，结果倒把年届六十的班主任老师累得气喘吁吁、气得口吐白沫。再有一年就退休的老班主任说他“朽木不可雕也”，是个天生的混世魔王。最终百病缠身的老先生还是被王中活活气倒了，原因是王中将抓到的沙蛇偷偷地放到一个女生的铅笔盒里，小女孩刚打开铅笔盒，蛇就一口咬住了小女孩的手，将胆小的女生吓得昏死过去，班主任一紧张栽倒了，躺在病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作为农村穷人家的孩子，王中很可怜，常常饿肚子，有时连体育课也不敢上，因为活动大了就晕头转向。极度贫困使小小年纪的他懂得钱能赚钱，母亲和亲戚给他的一点小钱，他先不着急花，而是一分一角地积攒起来，然后借给当紧需要钱的同学，主要还是强行借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借一角钱，一周后还一角五分，通过放高利，维持上学的可怜花